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龙旺歌谣

尹振亮

“嘉禾有村叫龙旺，无人机在头顶逛，防灾防火防溺水，村村寨寨百姓安。龙旺有位好青年，百万年薪他不赚，脱贫攻坚返乡来，誓叫乡村变模样。”在郴州嘉禾县与临武县交界的一爿山穷瘦土上，民间最近流传出这样一首顺口溜。

龙旺，一个吉祥、诗意的名字，9个自然村的群众生活在方圆8平方公里左右的山旮旯。曾几何时，一座座山岭像一道道屏障，把改革开放的春风拦在了山外，村里的后生仔、靓妹陀，一个个离乡离家，随南下的绿皮火车，拖进都市、挤进工地工厂，留下老屋和老人独守着寂寥日子，窖藏着寂寥心情。

在嘉禾龙旺村周边，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龙旺村来龙旺庄，有水喝来又差粮，有女莫嫁龙旺仔，一年四季饿断肠。”确实，大泉、长春、苟脚、梓木，长塘下、王阳甫、江山岭、草莲冲、大泉新村等9个自然村星星点灯般倚靠在山涧、山脚、山窝处，名不见经传，怎能掀起浪波。

沐浴着冬日暖阳，我徜徉在龙旺村的山路上，一股清风拂面，给人几分惬意。随行的龙旺村党总支书记胡林波脸带几分自豪地说：“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也是这里几十年来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本科生，为给家乡父老一个安稳的日子，我又回来了。”听着胡林波书记的陈述，我想起古人一句话“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

我们每个人都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故园，一栋栋的老屋在岁月里消失蜕变，一代代的老人走进生命的最后归属，曾经放飞梦想还没兑换成现实，他们就像被秋风吹落的树叶，开始新的轮回。

“龙潭龙旺山窝窝，村里回来个胡林波，年轻体壮有文化，富民有方主意多。治理农村有拿法，新农村建设巧依托，大数据查码云教学，现代生活幸福多。”年仅36岁的村党总支书记胡林波，十年前，大学本科毕业后在深圳某科技电子公司担任业务主管，2017年，他望着乡亲们那一双双渴盼走上致富之路的眼睛，他心里踌躇了好些昼夜，最终毅然放弃百万年薪不赚，踏上了回归故土之路。

人生处处乃考场。面对白纸般贫穷的家乡，面对故园垃圾靠风吹、通讯靠人吼、交通靠脚走的落后态势，胡林波悄悄落泪了。是夜，他内心暗流涌动，写下一首诗：“故园春秋几多愁，赤胆忠心壮志稠，待到山花烂漫时，龙旺故事遍神州。”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摆在他眼前的是村里那座陈旧破败的学校，一群衣衫槛褛的翁婆和孩童等现实。站在乡亲们跟前，胡林波喷出长长的郁闷气，他的脚跟在地上抖了抖，双手久久握拳，拽出了汗渍。

开弓没有回头箭。胡林波上任村党总支书记后，他从摒除村里的陈规陋习开始，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推进乡村环境卫生整治、移风易俗，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每月开展“红黑卫生家庭”评比，教育助学等形式，给乡亲们吃下定心丸。历经春夏秋冬演练，村里一位退休回乡老师在村口张贴出一首打油诗：“林波做事有几下，学识能力都不差。一年山村变大样，期盼他能长期抓。大家心里记着数，领导面前多夸夸。”

乡亲们的鼓励就像村口的山溪水，时刻滋润着他的心田。他迈开脚步，甩开膀子，把身影留在街头巷尾，搽进田野水坝，把自己大学时期学过的计算机业务知识和在大都市学到的现代企业化管理新模式转化为依托网络“智”治村务的新标杆，在村里率先实行无人机巡村、大数据查码、云视频教学、摄像头守卡等模式，使村务管理全面实现智能化、数字化、方便群众、造福百姓，让山村提前享受城市福利。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小成在学习上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村在变，山在变，他是龙旺村民好榜样，科技引领讲党性，开天辟地百姓欢。心不变，情不变，他是党员干部好标杆，数据乡村走在前，居家乐业万家安。”

人人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胡林波心里却是酸楚的。2020年春节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他来说，真是场党性和人性“大考”。身为全村“领头雁”的胡林波当时是位新晋升的“奶爸”。结婚6年，由于妻子体弱，夫妻俩在两个月前才喜得千金。在这人间烟火味极浓的特殊时刻，为了全村2570多人生命安全，他忍痛割爱，告别儿女情长，每天昼夜连轴转，奔波在抗疫第一线。

中国人对过年过节是讲究的，特别是大年三十和春节初一，让人来讨债讨账付钱，全家人一年的运气都会很“晦涩”。而在胡林波刚刚担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那两年，为了方便村里身体行动不便的群众和外务工春节回家过年的村民能够及时办理取款、办照、办证等事务，他不顾家人反对，把家里搞成“临时村部”，整日像圩场，门庭若市，闹哄哄。那年春节，村里的一位“家先生”给他家送来一副对联：谢党恩，书记庭院成闹市；跟党走，百姓人家沐春光。

拳拳赤子心，殷殷爱民情。走进龙旺村的党史小学堂，浓厚的“红色”气氛扑面而来，一行“红色印记”字眼，穿过时空隧道，把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内容通过图文并茂方式，让人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胡林波说：“我们既把宣传党史作为每一个党员的‘课外作业’，还把党史国史军史教育作为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的特殊礼物，让大家在学习中洗涤灵魂，提振精气神。”

村里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党员王秀双在今年村里组织的教育基金表彰大会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首他自创的歌谣：“龙潭龙旺有林波，翻天覆地暖心窝，山绿路畅日子甜，百姓人家真快活。金牌书记数林波，龙旺山水抖婆娑，红旗遍插湘楚地，凯歌如潮颂中国。”

一所不能忘却的大学

谢宗玉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如果按这个说法，迄今为止，湖南所有大学，都抵不过只办了一个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

据统计，西南联合大学共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位人文大师。这些人很多都曾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长沙临时大学本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前身。两所大学看作一体，也未尝不可。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这么一句：“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指的便是在长沙临时大学这段弥足珍贵的时光。西南联大的校庆日11月1日，也是长沙临时大学唯一一个学期的开学日期。

临时大学就像一个炉火通红的铁匠铺，把清华的铁、北大的锡、南开铅，融合打造成一个整体，然后再搬运去了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后来那种既联合又区分、各有侧重的办学模式，正是在长沙形成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宗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南开的精神。三所大学的办学风格糅杂在一起，便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味道。都说南开稳定如山，北大包容如海，清华智慧如云。三校被时人称道的特质，是互斥还是互补，就看“寡言君子”梅贻琦、宽厚长者蒋梦麟、实干专家张伯苓具体如何操作了。

后来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蒋张则呈退隐之态，这是在长沙就形成了的格局。相对北大的犹豫不决（很多师生反对南迁）、南开的无可奈何（学校已被炸成断壁残垣），清华南迁政策执行得最坚决，来长沙的师生，比北大和南开加起来都要多，并且早在1935年，清华校方就深感华北时局不妙，便在长沙岳麓山下大兴土木，建造清华理工研究所，可惜南迁之时尚未完工。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教学楼是租借美国传教士在芙蓉区韭菜园创办的圣经学校，如今仍保存完好，属湖南省政府二院三办公楼。因为地盘太小，除教室和办公室外，里面仅能容少数教职工居住。大部分师生则分散居住在外面。男同学借住四十九标营房，女同学借住涵德女校。部分理工科放在河西湖南大学。文学院两百余师生则干脆远移南岳圣经学校。图书馆与实验室什么的，则是与



长沙临时大学主楼。

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和湘雅医学院等单位合用。总之，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甚至没有自己地盘的大学。

但这所大学有胡适、吴有训、施嘉炀、方显亨、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吴宓、陈寅恪、潘光旦、金岳霖、叶公超、杨石先等后人耳熟能详的大师。1937年下半年，平津沦陷后，这些人听从政府号令，纷纷夺城出逃，如过江之鲫，齐聚长沙，使得长沙的文化气息一时炽盛无双。

临时大学共收容三校流亡学生1120人，同年还择优录取了114名新生和218名他校借读生。这些年轻人都是心志坚毅、目光远大之辈，只要没有牺牲或死亡，绝大多数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专家。想一想，就不会觉得奇怪，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岁月，这些人仍踔厉奋发，自强不息，坚信中华民族仍有未来，坚信今天所学，日后还能为祖国所用，这份格局与眼界，就很了不起。

他们选择与学校在一起，其实就是选择与祖国、与社会、与时代在一起，选择与四万万同胞共度时艰。作为学子，当时只有在学校，才能保持与祖国的血肉联系。退可以埋头苦学，进可以随时加入各种抗日救亡团队。

对那个时代的学子来说，聚是一团火，是可以做到的。但散作满天星，却很难有那样的自觉。如果选择留在平津，或返回家乡，再或者漂亡国外，他们很可能因为种种无奈现实，而心气散尽，最后随波逐流，泯然于众。甚至一不小心，就会站在祖国和人们的对立面。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学子们只是柴薪，不能自燃，需要借助社会的熔炉，才能燃起熊熊大火。且看临时大学仅有的一个学期开设了什么课程？物理系开设了“实用无线电及实验”，化学系开设了“国防化学”，土木工程系开设了“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军事卫生工程”“飞机场设计”，公共课开设了军事训练学科与木科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应时而生的学科，既能深入学习，探究高深理论，又能直接投入到战局的实践中。正逢国难，这样看着就用得上的知识，谁不会求知若渴呢？

除老师授课外，临时大学还经常外请知名人士来学校讲座。比如请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大公报》总编张季鸾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来讲战局、形势、军情和

战略，也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来宣讲延安抗战情况，甚至还邀请释不久的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讲国际关系与形势。正是这些与时局有紧密关联课程的开设，使得临时大学很多学子后来都投笔从戎了，尤以工科最多。延安八路军也大受其益。

从这方面来讲，移迁衡山脚下的文学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尽管教授冯友兰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信誓旦旦，说在南岳三个月的学术氛围比三所大学任何时期都要浓郁。并且还引用了一个学生的话作例证：在南岳一个月学的东西比在北大一个学期还要多。但我总觉得，这样钻进山里凭记忆去寻章摘句，对于刚失去首都南京的“亡国奴”而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文学院开设了什么课程呢？“诗经”“新理学”“莎士比亚戏剧”“楚辞”“陶潜诗”“佛教史”“音韵学史”“语音学”等等。没错，都是一些天地佳句、古今至理，跟时局基本挨不上边。

和平时代，文学的功用只能呈隐性，润物细无声。战乱年代，文学才能翻江倒海，与政治结盟，唤醒民众，横扫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这方面，延安的鲁艺做得就比长沙临大、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要好得多。鲁艺出品的工农兵文学，可以自豪地说，它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西南联大的人文大师们却很难拍着胸脯说，自己的作品对当时战局产生过多大影响。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战乱年代适合创作，不适合治学。创作需要激情和深入时局，同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治学则需要心平气和、超大规模及足够多的资料。

除清华、北大、南开外，其实当时迁湘学校还有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北平民国学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山东省立戏剧学校等等，他们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在长沙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文艺高潮，然而这一切却与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子没多大关系。南京失陷后，敌寇兵锋直指武汉和长沙，1938年2月下旬，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分三路西迁昆明。昆明地处云贵高原，四周群山叠嶂。另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既可退守，又能联络外界。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底，最后一路——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抵达昆明，长沙临时大学完成它的使命，从此消失在时光深处，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历史天幕上闪亮的一颗星。

荫下，近处金桂飘香，红枫如血；远处晴空万里，青山如黛，涂抹着初冬的画卷。与身边的老伙计聊起曾经的悠远和现在的安然，放牧心灵的原野，将生命的平凡、质朴悄然渲染，让灵魂轻语呢喃，让岁月轻盈如水……微信的朋友圈已经有人晒出美图来了，配着诗意的文字：“趁着阳光连晒，温度适宜，走出家门，放肆享受这场珍贵的冬日胜景。把落叶纷飞的小确幸装进回忆里，若拾起一片落叶放在耳畔，能倾听出秋意离去的旋律，臻选几片藏于书中，能捕捉冬季初来乍到的恣意。”

暖阳诱发了倦意，已经睡眼惺忪。披着阳光的暖意，午睡也安然了许多。



新年的阳光（外一首）

谭仲池

烟花 焰火 礼炮
在空中地上绽放鸣响
把璀璨和缤纷
铺满路上
醒目的春联
和红红的灯笼
都在展望美好未来
都在歌唱幸福的时光

欢乐抖落了枝头的残雪
热浪融入了土地的期盼
新年的阳光打开了春天的大门
澎湃的江河托起了远航的风帆
奋斗者的激情催放出万紫千红
梦想的原野在书写绿色的诗行

我背着双肩包踏上新的征程
不再有半点惶恐 彷徨
我的目光所及之处
簇拥着蓬勃 绚烂 美丽
我的心飞到的地方
荡漾着壮阔 青葱 奔放
我的脚步走过的角落
同样能享受霞红 月白
宁静和悠远

回家过年

等待了一年 两年 三年
霜花已经挂满鬓边
冬天的积雪
总想封住大地
在天空浮动的尘埃
朦胧着渴望的双眼
窗外红梅的芬芳
也飘着苦涩酸楚

今年 终于可以回家过年
高山江河露出清爽的姿容
泥土沙粒冒出蒸蒸热气
风里飘散着花开的情意
一切都开始走出阴霾
走出寒流的冰冷
自然界和人呵
真的都不容易
夜阑如烛的灯光
点燃了我梦中的乡土烟火
点亮了我眼前的万千气象
我抱着储存了三年的盼望
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

高铁跑得很快 很欢
也跑得壮丽 豪迈 舒畅
我的血液在沸腾奔涌
流淌着家乡脉脉的爱抚
激荡着乡愁的缠绵浪漫

人生有多少珍贵的回忆
唯有除夕的团聚终生难忘
炊烟的古老柔肠
父母的慈祥守望
是我割不断的眷恋牵挂
是我跋涉的勇气力量
今天 我带着城市的风景
岁月的精彩回来
就想把思念和祝福留给故乡
故乡 你是我童年的月亮
故乡 你是我生命的摇篮

七律二首

蔡建和

元旦疫情解封凤凰自由行

琼花漫舞喜迎新，
新故相推总向前。
嬉闹阴阳追景去，
喜观灯火抱杯眠。
不经三载防瘟疫，
哪得今朝信步颠。
宾主都言风转暖，
春姑应快入山川。

相约游攸县茶山未果

相约茶山终未能，
躺阳亲友紧相仍。
驱邪驱乏回天术，
送暖安持系日绳。
百里风光寒雨路，
万家欢乐巷街灯。
严冬过后春将至，
共聚花开喜满膺。